

三兄弟

• 行刊社版出方南 •

三兄弟

三 兄 弟

時辰：一九三八年冬

場所：東京市郊外一個工人的住宅

人物：宮本一郎（工人）

宮本二郎（一郎之弟，不出場）

宮本三郎（一郎之弟）

老母（一郎之母）

中村光子（鄰居的姑娘）

景山三太（房東的牧租人）

工人一

二

三

警察一

二

三

四

其他：一郎的同事，街公所職員，街民，街公所的公役等……

第一幕

一九三八年冬。

窮酸的工人的住處，窗（靠右半邊）和門都是關閉着的，朝陽從門縫中透射進來。室內陰慘而黑暗。

睡不着的病婦正在咳嗽（敲門聲）

老母：（喘着氣偏着頭）是誰？——郎麼？

光子：（輕輕地打開門）不是，是我。

老母：哦，光子麼？

光子：（細心地關上門，走進來）哥哥……還沒有回來麼？做夜工吧。怎樣？怕母今天好一點麼？

老母：呵，謝謝，真是，對不起你啊，每天早晨

光子：啊呀，那兒的話，沒有什麼。伯母一個人真是爲難呀——早點好了就……（把枕邊的藥瓶拿在手裏看了看）哎呀，藥完了，我回來的時候到藥房去買吧。

老母：（很吃力地低下頭，用手肘支着身子，把頭搖了搖）算了……算了……光子，

光子：可是……

老母：藥，不吃反正是一樣的，上了年紀總是這樣的，像枯了的樹木一樣，沒有用處，只是礙手礙腳，把年輕的人拖着，結果還是沒有用的……只是拖日子罷了，哈哈，哈！

（一笑，馬上又咳起來了）

光子：（着急地撫着她的背）啊，伯母……不要那麼咳呀……你不要說那種灰心的話……好好養病罷。跟你說，伯母——假使你有什麼過不去，大家對在戰地的二郎是說不過去的。我們大家無論哥哥，我……哦……好好的躺着吧。

老母：（漸漸停止咳嗽）啊！算了，謝謝，光子。

光子：那麼，我去買藥來。（拿起藥瓶）

老母：（搖手叫她不要去）真的，算了罷。那種……藥又沒有什麼用！

光子：知道啦，伯母，請你放心好了。我們誰都不是有錢的人，可是我們家裏，爸爸，哥哥，我……一家都很健康，廠裏做着工……你又不是外人。

老母：啊，光子，你真是個好姑娘。對不住……那麼……就依你說罷，在淺草橋轉角的地方

……好像有便宜的好藥……錢以後再……

光子：不要緊的，伯母，怕到工場太遲，我就走吧，（拿起米桶蓋一看）啊呀！沒有米了！

老母：不要緊的，一郎回來，就會買的……

光子：那麼……可是，一郎哥回來，也够累了。

老母：噯，噯，快點去……你放心……你別管它啦，一郎恐怕是回來的時候了。

光子：（仔細給她蓋好被褥，拿起藥瓶）那麼我去了，伯母。請你就再躺一躺，還早啊……

好好睡。（開門走出去，朝陽從門口射進來，冷冷地照着她。老婦人的身體遮住了光線，重新睡下去，時時輕咳着，門口路上開始有了行人，聽得見老遠的歌聲）

歌——「你去了之後

小孩也沒有了笑容，

春天來過兩次了，

可是那一天才能團圓？」

聲音——「早安……宮本……不在家麼？早安。」

（病婦剛再臥倒，便又早抬起身來，激烈的咳嗽。門開了，房東的收租人進來，不容氣的，好像要查究屋裏的什麼東西似的探看着）

老母：哦……你，先生……

用人：哦……只你一個人麼？怎麼？沒有什麼不好罷？（病婦想起來，他傲然的叫她不用起來）不用，呷。好好的躺著罷。反正不是什麼值得歡迎的客人，哈，哈，哈。

老母：對不起，那麼……就依你的話躺著了……

用人：不要緊，不要緊……一郎還沒有回來，又是做夜工麼？哼，市面看起來還不錯，總是

軍需膨漲，聽說一點沒有經驗，祇要是工人，就很容易的找個事情，真是了不得的時候啊！現在的工人個個都喝的醉熏熏的了。聽說咖啡店很熱鬧，妓女和姑娘們的生意很好。真的，你的孝順的兒子，總不致於也到姑娘們家裏去做夜工罷……可是太巴結了也不好，他以前不是說在吃藥嗎？現在好了？

老母：噫，託你的福。

用人：那，再好沒有啦，……可是，在你們，真的已經够好了，在打仗的時候，誰也沒有辦法，現在物價那麼的高，東西買不到，要吃的東西也沒有……

老母：那麼，……你真會說……

用人：（慢慢地走近照相片，望着）這是，二郎出征時候的紀念相片嗎？怎樣？有信來嗎？

老母：噫，託你的福，說在戰地也還平安。

用人：真的，你是福氣人，過幾天就會拿着金鵝勳章，很名譽的凱旋歸來的。全是好兒子……

……（望了一望手錶）唔，老太太，說起來，無事不登三寶殿，你們的房錢怎樣啊？老是拖着，這不是使我受罪嗎？今天，總得請你結一下，我也是難做人，……

老母：對不住，……真是太不該了，可是，因為……

用人：不，單說一句對不住，可不能解決啊！你欠了幾個月了？難道不知道嗎？三個月，三個月了啊！（走近病人，手又在腰上，挺挺肚子，聲音漸漸提高）情面是情面，公事

是公事，老實說，今天再不給我錢，那就只有請你快搬走了。……拖日子，總該有個程度，一則因為你們是出征將士家族，二則因為你在生病，覺得有點兒不忍心，不過老拖下去可沒有底的。

老母：真的，我們沒有話說，不過，我這樣病着……

用人：病，病可不能作為不付房錢的推托啊，什麼，祇要打起精神來，病自會好的。

老母：（茫然若失）那，那當然……可是，因為……，一回兒一郎就會回來了。

用人：什麼一郎，反正你的兒子老是不在家，日裏不在家，晚上吶，做夜班，……沒辦法，爲了要得個解決，這樣的冷天，用鬧鐘把自己叫醒了趕得來，又是不在，……要是你真心想付錢，那你就應該叫你兒子把錢留下來才對啊！

老母：那是……

用人：噫，我不是來聽你說道理啊，大清早起，就跑到你府上來聽你講家常，我可沒有這樣的福氣。替我想一想呀，房東的老爺不將我當個人，我也太够受了。哈哈。

老母：等他回來吧，反正一回兒他就回來了，我請你等幾分鐘兒。……這幾天愈弄愈不行了，連招呼你也……

用人：等？哼，當然要等啊。（他離開了病人，低着頭走向窗邊，聳聳肩膀外面，不耐似的）（旁白）我也不想再對付這病人，因爲不，所以被人看破可以罵死的人了，對吧，老

太太？我是最不受講使人變愛的話的。

老母：那，那不用說……（咳）

用人：就是我，說一句共產黨講的話，什麼無產階級，資本家，我全知道，年青的時候，有一個時候我也幹過這一手的。嘻嘻，嘻嘻，那可不是，窮人是可憐的，被房東趕出來，帶了小孩，家具啊，米啊，在露天裏發抖，……當然，看了也是不舒服的，可是現在，這樣的事，也就看慣了，誰也不給你好面孔看，我反正已經是歹人啦。

老母：（不答，咳嗽）

用人：（走近病人，注視着麵）喂，你的小兒子有消息嗎？

老母：（就憂，但是搖手否定）不，別講啦，丟人的。

用人：唔，聽說，近來不常到這附近來了，媽呀，哥哥呀，在這樣吃苦的時候，還是在喊着什麼反對侵略戰爭嗎？還是喊着什麼「打倒犧牲人民生活的軍事政權」那一套嗎？哈哈，……聽說，警察廳的老爺們正在拼命地追着他呢。

老母：真是，累得大家……

用人：那倒，反正不累到我……哈哈，反正像我這樣替別人當差的窮人總不會被打倒罷。祇要不欠房錢，那我就什麼話也不說了。

老母：可是，在我做娘的看起來……（哭）

用人：那當然，那當然，老太，說起來，他也不是個壞人，誰都知道的孝子，這地方的模範

青年，不是因爲你三個孩子全生得不錯，大家都曾羨慕過你嗎？不過，凡事不能過火，聰明一點的人，據說誰都會赤化，近來對這一帶工場的牆壁上，也貼了什麼「反對侵略戰爭」，「人民解放」這一類的單，有幾句話連我看了也覺得很動聽。那一定是跟你們三郎一夥的人幹的。（簾簾地抖起來，吉開來）冷啊！在火盆也不生的地方要我這樣等着……對嗎，老太。

（病人疲勞了，連回答的氣力也沒有了，用人自言自語地）

用人：（吐了口冷氣）……侵略戰爭，不錯，犧牲了窮人（發抖）傻瓜蛋，講這些不三不四的理論，……老實說，世界上祇是爲着生存競爭，我不去搶人，別人要來搶我，我不去打人，別人要來打我，……那些毛頭小夥子，儘管你喊，（冷笑）哼，哼，這道理是不會錯的。這就是他們爲什麼會變成賣國賊的原因。上了年紀，就會懂啦，像我一樣，雖則也覺得有點兒可憐，不，這可憐就不行！世界上的事情是早定了的，正像地球在打圓圈兒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情面，不付房錢，有什麼辦法？那總不能叫別人吃虧啊！（停在窗口，望外面，突然的聳起了耳朵）回來了吧……

（腳步聲，背了一袋米的一郎，面色蒼白，帶着疲勞的臉色回來。疲倦之態，不注意剛收房錢的人，走到席台旁邊，用口呵着凍僵了的手，望着他的母親。）

(母親無力地躺著。)

一郎：媽，回來了。怎樣，今天覺得好一點嗎？

老母：一郎麼？早就在等……

用人：等你好久了，宮本先生。

一郎：(抬起頭來看見了他，若干狼狽地轉過身子來和他招呼)啊，是你啊，你真賣力。……

用人：那兒的話，我在這兒等了你好半點鐘了。

二郎：(抱歉地抓抓頭)那真對不住了，請坐。……本來是應該我把錢送到你府上的……

用人：(突然面有笑容)……那，那倒不敢當，你這兒人手少，反正這樣的跑腿就是我的工作，那麼，今天可以付啦，這樣一來，我也可以交賬。

一郎：(搔著頭，坐在席台上)可是……

用人：什麼？(歛了笑容，威嚇的走到一郎前面。一郎搔著頭，沒辦法地低頭)

一郎：實在對不住，……不湊巧，……讓這次發工錢的時候一起繳吧。……

用人：喂喂，宮本，這話聽厭了，拖幾天，拖幾天，照這樣子，你簡直跟這次的中國事變一

樣，跟我長期抗戰了！

一郎：(苦笑)這，……這是那兒的話……

用人：你不該付不出吧，軍學景氣，你們賺了大錢。……

一郎：(苦笑)這，……這是那兒的話……

一郎：（困惑）鄰有的話！說起來，……當然啦，譬如房東的中島先生，那麼軍火工場的傭
賺了錢，可是我們做工的，那人，祇有排命的加工，……可以說，用錢命去換飯，
……對不住，……你一一看就知道，……老年人生了病，沒有人賺錢，……從今年春天以
來……

用人：道理倒講得不錯，喂，你也從你老弟那里學了那一套嗎？中島老板是軍需資本家，在
這次戰爭里賺了錢，……對嗎？假如這樣說，那麼也好。

一郎：我不是說不付，因為這幾天很困難，所以請你……

用人：那麼請你付吧。你以為欠了幾個月了？喂，三個月了！

一郎：打算付，可是——

用人：那麼，請拿出來。

一郎：（忍住了勃然的怒氣）現在，一個錢也沒有。

用人：（註氣）你跟我開玩笑？喂，你打算開我最山三太的玩笑嗎？那麼，好，宮本，我本
來不想說，既然這樣，那麼，你住在這屋子里，我便非要你付錢不可！

一郎：（拾起頭來，不轉瞬地注視對方）不付，你打算怎樣？

用人：打算怎樣？問你！喂，還算是要我替你辦辦法嗎？

一郎：（怒氣稍減，又很穩當地）那是我講得不對，對不起。

用人：叫我替你想想辦法嗎？唔，那麼老實告訴你，今天給我搬出去！

一郎：（注視着他，漸漸地垂頭，胆快起來）景山先生，老年人在生病，請你……

用人：滾出去！現在立刻！假使東西太多了沒人搬，那麼，我替你去叫我們那邊的年青人來吧。唔！

老母：景山先生！（掙起半身，伸出手來）

用人：（壓根兒就不理她）除用鍋子鏟子之外，好像沒有什麼重的東西……不費什麼力的。

一郎：（憤然而起，面色蒼白）喂，你這不講理的！人在生病，不准大發火氣！

用人：什麼？

（前門有訪問者之聲）

聲一：「在家麼？」

聲二：「宮本，在家嗎？」（開門，和陽光同時，三名做夜班崗班的工人走進來，用人有點

狼狽，退到窗邊。）

工人甲：怎樣？老太太怎麼樣？（看見室內緊張的空氣，三人面面相覷。）

工人乙：唔，對不住，有客。

一郎：（好容易鎮靜下來，低聲）他是房東的牧服先生。

牧服：（像驚慌）好嗎，諸位，卑躬，敬謝回來？

甲：（嘆息）你才學呀……

乙：你真賣力。（諷刺的表情）

用人：那兒的話，嘿……

甲：怎樣，生意不壞吧？

用人：完全不行啊。

乙：（向一郎）房東是中島先生吧，這一帶，唔，他們可發了財了，做軍火。我們才倒了霉，一天做十六點鐘，一個錢不加，還要拚命的加工，賺還嫌子，一個人總得做兩個人的事吧。真的，加上還有房租，真賺得太多了，有錢人的錢愈弄愈多。

用人：可是一切費用也漲了價呀。

乙：對啦，一切都漲了價啦，什麼都貴，瞧這窮人才倒霉，不漲的錢祇有工錢，你瞧，這一家就是一個例。對嗎，宮本，……這樣說也許不好聽。……

用人：鄉，那當然，我也知道你們困難，……覺得不忍心。

乙：喔，那倒是好心腸！這兒有你這樣好心腸的收賬先生，才是好運氣。現在街上沒屋子住，……的可憐人真多得很呢。

甲：（重重地點頭，垂着頭，坐在席台上）在休息的時間看着那些到廁所去的人，一個個都是腳步站不穩，好像隨時會倒下來似的，唔，誰都面黃肌瘦，不像個人樣了。這樣子

幹這麼兩三個月，誰都會餓下來的，那時候就完啦。……一下子就完啦，那倒跟在戰場上一樣，可是……

用人：可不是嗎。

乙：「老是說，你們去打仗好啦，家裏別就心」，可是，後方也跟在打仗一樣啊！

甲：在現在的戰爭，後方本來是戰場啊，譬如這一家，男人去打仗了，老太太生了病，媳婦兒有了喜，可是還得勉強的去做工，結果，就是這樣的送了命。這樣還不够受嗎？當本也很可憐啊，把他弟弟送出去打仗的時候，我們也說了：「別牽掛，有我們」，可是現在，就真的非大家幫攔他們不行啦。像現在這樣後方好做戰場，要是讓名譽的出征將士家族沒有屋子住，那不是我們大家都有責任嗎？好在管收房租的你老先生好心腸，那就什麼問題也沒有啦。

用人：（狼狽）喂，那是，我也全知道，可是，這個差使本來是誰也討厭的，囑囑……

甲：那麼，宮本先生，我還得到別地方去，先走啦。……

乙：走啦，啊，……那麼再見。（用人下場，甲乙二人相互的伸舌頭做鬼臉。）大清早碰着

用人：還忘八蛋，我真想幹他一下……

甲：（走近病床，坐下來）伯母，別怕。這幾天好一點嗎？

用人：啊，各位，多謝，真的……

一郎：真是對不起大家。

甲：什麼話，咱們大家都是同志啊，我方才在外面聽得人家說，那傢伙還大聲的在喊啊，我們應該自己幫自己，自己不幫忙，誰也不會來幫忙，我們的工人跟工人應該大家幫助

……

老母：（含着淚）你們的好處，我到死也不會忘記的。

丙：伯母，別這麼說，你，不是跟我們大家的媽媽一樣嗎？不知道你愛吃些什麼，今天帶了

一點……，收下來吧。快一點好起來，那麼二郎在戰場上也可以安心啦。

老母：多謝。（作哭）

（一郎茫然地站着，走到窗邊。乙也含着眼淚，走到他背後，拍着他的肩。）

乙：宮本！不要悲觀！

——幕——

第二幕

一九三八年冬。

舞台同前，一個禮拜日的傍晚，暮色蒼茫，燈光暗淡，老母躺著，開門，光子進來。

光子：（走近病人，望着，低聲地）伯母，睡着了嗎？伯母！（沒有回答，獨語）總是睡了，真可憐，瘦得不成樣子了。（凝視了一下，把藥瓶放在她床頭，然後蹣跚地走向

窗邊，本嚙嚙地望著二弟的照片，……老母好像醒了，翻了個身，看見了光子在看照片。）

老母：光子嗎？

光子：（很快地走到她的身邊）醒了？

老母：啊，好像朦朧地睡着了。可是你才進來的時候，我早知道了，可不是做夢嗎？

光子：我才來呢，一郎哥呢？

老母：他早就出去了，大約是買夜飯的菜吧。後來，我糊糊塗塗地坐著，忽然想起來，啊，

年紀老了也還有用處呢，我想替他把飯燒起來……我這樣的好起來，你們一定會不相

甲：相信吧，我也想嚇你們一下。……

光子：那是你在做夢啊，伯母，你不是睡著嗎？